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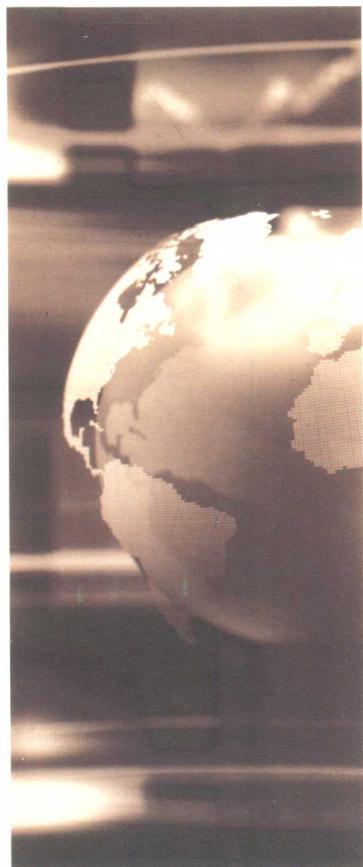
本书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问题系列丛书”项目资助出版

Classic Concepts and Cutting-edge Topics in Journalism Studies

新闻研究： 经典概念与前沿话题

白红义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本书获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问题系列丛书”项目资助出版

Classic Concepts and Cutting-edge Topics in Journalism Studies

新闻研究： 经典概念与前沿话题

白红义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围绕融合、边界、时间、田野、创新、计算和平台七个关键词展开，探讨了当前新闻学研究的一些发展现状。其中既有像时间、田野和边界这样的经典概念，又有融合、创新、计算和平台这样的新兴话题。除了呈现当前中外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展外，笔者还试图探索借用这些关键词在中国语境下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可能路径。

本书可作为传媒研究及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研究：经典概念与前沿话题 / 白红义著.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 - 7 - 313 - 19744 - 3

I . ①新… II . ①白… III . ①新闻学-研究 IV .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6974 号

新闻研究：经典概念与前沿话题

著 者：白红义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 话：021 - 64071208
邮政编码：200030	
出版人：谈 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印 张：10.5
开 本：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163 千字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 - 7 - 313 - 19744 - 3 / G	
定 价：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5 - 83657309

代前言 新闻业转型与新闻研究

Preface

与新闻本身的历史相比，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据朱至刚的研究，新闻学在清末还只是个偶尔被提及的“新名词”，尚未作为一门“学问”被接纳，重要的变化发生在 20 世纪 10 年代。^① 一般认为，1918 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端。短短几年内，这门对新闻知识进行探求的学问就勃然而兴，相继有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等经典之作出版。经由日本作为中介，美国的新闻研究和教育模式也进入了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② 不只是中国，美国新闻研究的发展模式曾广泛地影响了很多国家，以致如今谈到新闻研究，不能不从它在美国的发展历史开始说起。^③

舒德森（Schudson）曾评价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

^① 朱至刚：《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从知识史的路径》，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6 页。

^② 涂凌波：《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兴起》，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26 页。

^③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p.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之前，美国的新闻研究也没有多少优质的成果，“当时很少有什么能够比得上 20 年代出现的如李普曼作品那样有影响力成果。到 70 年代，才有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① 他所说的 70 年代的突破性成果主要是指以塔克曼（Tuchman）^②、甘斯（Gans）^③ 等社会学者为代表所进行的新闻生产研究。简要回顾一下美国新闻研究的历史就可以看出，70 年代的突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不能忽略之前几十年的积淀。早期的美国新闻研究起源于职业教育，围绕报社和报人的新闻实践展开的报刊史研究是 20 世纪 30 年代前的中心。^④ 就在中国早期新闻学勃兴之时，美国新闻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924 年，《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的创立标志着新闻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季刊第一期发表了威斯康星大学布莱耶（Bleyer）的文章，概述了报纸研究的主要路径。布莱耶是新闻研究转型的关键人物，他帮助开创了新闻研究的新时期：认真地对待新闻，新闻既是实践性的努力，也是研究的对象。^⑤ 1927 年，这位投身学界的前记者在威斯康星大学创办了新闻学院，他坚持认为职业教育不具有足够的科学性，于是着手建设一门具有研究导向的新闻课程，其愿望就是把新的社会科学引入新闻研究的核心。^⑥ 20 世纪 30 年代，他成功地在已有的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博士项目里设置了新闻学辅修课程。^⑦ 几乎同一时期，社会学家帕克（Park）在芝加哥大学开展多项对报纸和记者的研究，与他同期做类似研究的学者们开始把新闻业看作一个值得系统分析的领

^① 邓建国、迈克尔·舒德森：《我对新闻业未来谨慎乐观——迈克尔·舒德森学术访谈》，《新闻记者》，2015 年第 2 期，第 4—12 页。

^②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③ Gans, H. J. (2004/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④ 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 页。

^⑤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2008). Introduction: On why and how we should do journalism studies. In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pp.3—16). New York: Routledge.

^⑥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p.16). Thousand Oaks, CA: Sage.

^⑦ Singer, J. B. (2008). Journalism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Loffelholz, M., & Weaver, D. (Eds.), *Global journalism research: Theories, methods, findings, future* (pp.145—157). Blackwell.

域。^① 施拉姆（Schramm）把1937—1956年间的美国新闻研究概括为三种并行的趋势：一是以历史的方法对报业历史和著名编辑、发行人传记进行的研究；二是主要以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社会中的报业展开的研究；三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把报业作为传播机构和传播过程来研究。他同时也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转向，比如量化研究的涌现、行为科学方法的引入、对过程和结构的重视以及对世界范围内的报业和报业系统的关注。^② 这些变化趋势反映了新闻研究正处在由行业研究向科学研究、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过程中。

20世纪50年代，新闻研究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两个经典研究上：一个是怀特（White）对美国一份小型报纸的电报编辑选用电讯稿的情况进行的研究^③，另一个是布里德（Breed）对新闻室内社会控制因素的研究^④。两人的研究虽然将眼光投向新闻室内部，但仍然被当时主导的有限效果研究范式所吸纳，并未构成强大的研究传统。^⑤ 但他们为后来将新闻内容的生产与控制作为核心议题的新闻生产研究提供了借鉴，特别是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的运用，被认为是新闻社会学的源头。^⑥ 最具范式突破意义的变化则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一批社会学政治学背景的研究者深入到新闻室内部，对新闻制作的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形成了所谓的新闻室民族志（Newsroom Ethnography）的黄金时代或者是第一波浪潮，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新闻研究的面貌。^⑦ 费什曼（Fishman）概括说，传统新闻研究的关注核心是新闻的选择性（Selectivity of News），而新闻生产关注的

①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p.16). Thousand Oaks, CA: Sage.

② Schramm, W. (1957). Twenty years of journalism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1 (1), 91–107.

③ White, D. M. (1950). The gate 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4), 383–396.

④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 (4), 326–335.

⑤ 李红涛：《黄金年代的“十字路口”：〈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中国传媒报告》，2013年第4期，第4—16、61页。

⑥ Reese, S. D., & Ballinger, J. (2001). The roots of a sociology of news: Remembering Mr. Gates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8 (4), 641–658.

⑦ 邓建国、迈克尔·舒德森：《我对新闻业未来谨慎乐观——迈克尔·舒德森学术访谈》，《新闻记者》，2015年第2期，第4—12页。

则是新闻的创造性（Creation of News）。^① 这些研究者以外来者的身份为研究新闻工作带来了新的视野，扩展了怀特和布里德等人的早期研究所激发的洞察力。^②

这一历史过程体现的是美国新闻研究向社会科学研究的演进，不再是对特定的新闻机构、人物、报道和事件的经验总结，而是在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引下，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新闻业的现实进行观照。时至今日，新闻研究已经成为传播学科内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其一，《新闻学》（Journalism）、《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和《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相继创刊，以此为基础汇聚了一大批自认为从事新闻研究的学者。其二，国际传播学会（ICA）与国际媒介和传播研究学会（IAMCR）等组织陆续创建了新闻学分会。^③ 近年来，《新闻学》和《新闻研究》在传播学科内的影响力持续得到提升，新闻学分会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会的第四大分会。^④ 不过，舒德森却对美国学界呈现出的将新闻研究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趋势表示担忧。他的理由是，“一旦‘新闻学’变成了一个独立学科，学者们将会满足于仅阅读所谓新闻学或数字新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只阅读某些小型研究团体或几本新闻学期刊上发表的成果，而忽视了其他学科提供的视角”。^⑤ 在一篇针对三篇新闻研究论文的评论中，他甚至说自己的花园里根本不存在新闻研究这棵树。^⑥

舒德森批评的是新闻研究呈现出的“内卷化”趋势，但他并不否认研究新闻的价值，“新闻业应当是所有相关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一个对象，

^①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p.13).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② Reese, S. D., & Ballinger, J. (2001). The roots of a sociology of news: Remembering Mr. Gates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8 (4), 641–658.

^③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2008). Introduction: On why and how we should do journalism studies. In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pp.3–16). New York: Routledge.

^④ Carlson, M., Robinson, S., Lewis, S. C., & Berkowitz, D. A. (2018). Journalism studies and its core commitments: the making of a communication fiel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 (1), 6–25.

^⑤ 常江、何仁亿：《迈克尔·舒德森：新闻学不是一个学科》，《新闻界》，2018年第1期，第12—17页。

^⑥ Schudson, M. (2017). Commentary: The journalism studies tree. In Boczkowski, P. J., & Anderson, C. W. (Eds.), *Remaking the news: Essays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al age* (pp.267–27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因为新闻的生产和流通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①事实上，从新闻研究的历史演进来看，它始终是一个各种学科和路径长久驻足的领域。沃尔-乔根森（Wahl-Jorgensen）和哈尼奇（Hanitzsch）曾对新闻研究的历史做过简要的梳理，概括了四种取向：最早的阶段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德国学者对媒体进行的规范性（Normative）研究，聚焦于报业的社会角色；然后是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开始的实证（Empirical）取向的研究，集中在对媒体受众和效果的研究，兼及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接下来是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社会学（Sociological）转向，着力探讨新闻业的职业常规、意识和文化；最后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进行的全球—比较研究（Global-Comparative）。^② 卡尔森（Carlson）等人则补充了第五种取向，即当前的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转向，在社会与技术相互交织的动态过程中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转型。^③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新闻研究已经积累和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文献体系，不同研究者之间的方法、路径和取向可能会有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了解和研究新闻是一项真正有意义的工作。^④尤其是在当下，不仅新闻业自身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部环境也在经历着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新闻研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固然巨大，但也是可能产出新的突破性成果的时机。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闻生产研究所针对的新闻媒体正处于声望和权力的黄金时代，而且又身处在一个重要事件迭出的时期，行业内外的环境共同促成了这一次突破性成果的集中爆发。不过新闻机构本身的运作却是相当稳定，长期形成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工作常规、专业文化等使机构得以高效地运转。因此，这些研究是建立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新闻业基础之上的，新闻室

^① 常江、何仁亿：《迈克尔·舒德森：新闻学不是一个学科》，《新闻界》，2018 年第 1 期，第 12—17 页。

^②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2008). Introduction: On why and how we should do journalism studies. In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pp.3 – 16). New York: Routledge.

^③ Carlson, M., Robinson, S., Lewis, S. C., & Berkowitz, D. A. (2018). Journalism studies and its core commitments: the making of a communication fiel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 (1), 6 – 25.

^④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2008). Introduction: On why and how we should do journalism studies. In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pp.3 – 16). New York: Routledge.

的变化要少于社会上的其他机构，研究者们强调的是结构的稳定性。^①而现在，新闻业却陷入了一个剧烈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报社关闭、人员裁撤、营收下滑等无不预示着它的“动荡”。如果此时还援引那些经典著作来解释已经发生巨变的新闻业，显然是会出现问题的。^②处在剧烈转型中的新闻业促发了新闻研究者的更大热情，正是在新闻业持续地陷入所谓“危机”的时刻，关于它的现状与未来的讨论又一次成为数字时代新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一些经典的概念、问题和方法在数字时代依然有其生命力；但另一方面，新闻研究的创新也成为研究者必须正视和考虑的问题，一些学者倡导寻找新闻研究的新地图（New Geography）^③，提倡在网络化世界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④甚至是超越新闻业（Beyond Journalism）^⑤来进行新闻研究。

无论是新闻业自身的境况，还是新闻学科的研究进展，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因新闻业的现实发展而对新闻学科提出的创新要求却具有相当的共性。中国新闻业在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后，面对技术和经济的双重裹挟，也陷入一个动荡、衰退、转型、变革、创新等不同征候交织在一起的状态。中国的新闻研究应该如何描述、阐释、分析甚至预测变化？现有的视角、理论和方法还能适应这纷繁复杂的新闻业现实吗？应该如何进行学科层面的创新以弥合现实与研究之间的“差距”（Gap）？如果说过去的新闻研究主要关注“常”，那么现在更应重视对“变”的揭示。当下新闻研究需要关心的议题在增多，能够利用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也在扩张。本书就是笔者为此做出的些许努力，着重讨论了融合、边界、时间、田野、创新、计算和平台七个关键词（Keywords），其中既有像时间、田野和边界这样的经典概念，又有融合、创新、计算和

^① Anderson, C. W. (2017). Newsroom ethnography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 Boczkowski, P. J., & Anderson, C. W. (Eds.), *Remaking the news: Essays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al age* (pp.61–80). Cambridge, MA: MIT Press.

^② Ryfe, D. (2012). *Can journalism survive? An inside look in American newsrooms* (Preface). Malden: Polity Press.

^③ Reese, S. D. (2016). The new geography of journalism research. *Digital Journalism*, 4 (7), 816–826.

^④ Singer, J. B. (2008). Journalism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Loffelholz, M., & Weaver, D. (Eds.), *Global journalism research: Theories, methods, findings, future* (pp.145–157). Blackwell.

^⑤ Deuze, M., & Witschge, T. (2018).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19 (2), 165–181.

平台等新兴话题。除了最大限度地呈现当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展外，笔者还试图提出借用这些关键词在中国语境下进行在地化研究的可能路径。当然，受限于个人视野，这些可能的议题和路径只是反映了笔者本人的阅读偏好和研究兴趣，如能对感兴趣的读者有所启发便已是本书最大的贡献了。

目 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融合

- 1 一 当新闻生产遭遇融合文化
- 4 二 融合与新闻常规的重构
- 11 三 新闻室融合与专业文化
- 14 四 融合与公众参与
- 20 五 小结

21 第二章 边界

- 21 一 边界工作：一种自我区分的社会机制
- 25 二 新闻业边界工作的类型
- 33 三 新闻边界研究的拓展
- 35 四 小结

38 第三章 田野

- 38 一 从新闻室民族志到新闻民族志
- 41 二 新闻民族志的入场、时间与角色
- 50 三 新闻民族志的发展趋势
- 54 四 小结

56 第四章 时间

- 56 一 作为时间现象的新闻
- 59 二 从自然时间到新闻时间
- 63 三 新闻时间性的多重面向
- 69 四 数字时代的新闻时间性
- 76 五 小结

80 第五章 创新

- 80 一 新闻创新作为分析透镜
- 82 二 创新视域下的新闻业变革
- 87 三 从技术创新到新闻创新的要素驱动
- 94 四 新闻创新研究的议题与路径
- 101 五 小结

103 第六章 计算

- 103 一 新闻业的量化转向
- 106 二 计算新闻的概念、内涵与意义
- 109 三 计算新闻的实践领域
- 117 四 从计算新闻到计算新闻学
- 119 五 小结

120 第七章 平台

- 120 一 平台与新闻业的相遇
- 122 二 平台新闻业的崛起
- 126 三 权力重构：从新闻机构到平台媒体
- 129 四 平台媒体带来的挑战
- 133 五 平台媒体与新闻业的未来
- 136 六 小结

138 参考文献

147 索引

153 后记

第一章

融 合

一 当新闻生产遭遇融合文化

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新闻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并影响到行业内的方方面面，学者们甚至提出“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这样一个概念来描述媒介融合对社会文化形态和文化生产的影响。^① 新闻生产也不可能避免地表现出融合的特征。讨论这一问题时，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很复杂的问题就是：何为新闻生产领域的融合？^② 它可能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同形态的媒体之间的融合，另一种是新闻报道中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不同表现形式的融合。本章对融合新闻生产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新闻产品在不同介质的新闻媒体上的制作。理想中的状态是，围绕一条新闻线索制作的报道能够满足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不同类型媒体的需求。就融合而言，至少能满足两种不同平台的需求，多的则有四种、五种甚至更多的平台，方称为融合。不过，在实践中，我们恐怕很难看到如此多不同形态的媒体一起融合生产的例子，以至于多媒体平台的融合生产仍是一种理想状态，目前的实践状况远未达到这一要求。因此，更具一般意义的跨媒体生产成为学者们描述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分析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交替使用。^③

① 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② Erdal, I. J. (2007). Researching media convergence and crossmedia news production: Mapping the field. *Nordicom Review*, 28 (2), 51–61.

③ Erdal, I. J. (2009). Cross-media (re) production cultures, *Convergence*, 15 (2), 215–231.

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的融合新闻生产基本还是互联网与报纸、电视或广播的融合，也就是说，互联网才是融合环境下的核心生产平台。因此，关于融合新闻生产的讨论必须紧紧围绕互联网来展开。就新闻生产的角度而言，各种媒体形态在互联网基础上的融合已经体现在生产平台、生产方式、生产流程和产品形态等诸多方面。从这一角度对媒体融合展开的研究被称作新闻融合，它与技术融合、经济融合一起成为研究融合的三种主要视角。^① 新闻融合侧重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研究融合给新闻室带来的变化，体现在日常实践、新闻价值观、新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可被称为“新闻室融合”（Newsroom Convergence）。尽管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但不同国家、不同媒体的发展程度并不一致。从已有研究来看，新闻室的融合正呈现出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杜赫（Duhe）等人研究的 10 家美国电视新闻室中的 9 家正在实践某种程度的融合，大多数受访者理解的融合就是与其他新闻组织共享新闻内容。当受访者被问到如何界定融合时，他们的回答其实反映了他们所在的新闻组织正在做的事情。有趣的是，不到一半的受访者把融合界定为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新闻室的使用。研究者还发现，电视新闻最常见的融合媒介是网络，其次是广播，最后是报纸。^② 一项对西班牙两家媒体的比较研究发现了两种新闻室融合的模式：一体化的和跨媒体的。两种模式有不同的生产系统、不同的新闻室组织、记者不同程度的多技能和不同的商业策略。^③ 张世欣（Zhang Shixin）对中国的《北京青年报》和丹麦的 *Nordjyske* 两家媒体的新闻室融合模型进行了研究，前者采取的是一种以报纸为基础的模式，着眼于提高报纸与网络的互动性，报纸为网站提供内容；而后者采取的是一种多媒体为基础的融合模式，来完成在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站等不同平台之间的资源分享、内容分享和互相推介。该研究预测，《北京青年报》因受制于政策管制不能运营广电服

^① Kolodzy, J. (2009). Convergence explained. In Grant, A. E., & Wilkinson, J. S.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 (pp.31–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转引自尹连根、刘晓燕：《“姿态性融合”：中国报业转型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99—112 页。

^② Duhe, S. F., Mortimer, M. M., & Chow, S. S. (2004). Convergence in north american TV newsrooms: A nationwide look. *Convergence*, 10 (2), 81–104.

^③ Avilés, J. A. G., & Carvajal, M. (2008). Integrated and cross-media newsroom convergence: Two models of multimedia news production - the cases of Novotécnica and La Verdad Multimedia in Spain. *Convergence*, 14 (2), 221–239.

务，一旦放松管制，就可能会走上与 *Nordjyske* 相同的模式。^① 另一项对奥地利、西班牙和德国三个国家 6 家媒体的新闻室融合的比较研究建立了一个衡量融合程度的矩阵模型，主要包括四个指标：计划范围（Project Scope）、新闻室管理（Newsroom Management）、新闻实践（Journalistic Practices）和工作组织（Work Organization）。据此模型，研究者概括了三种新闻室融合的模式：完全融合、跨媒体和不同平台的合作。^② 戴利（Dailey）等人则提出了“融合序列（Convergence Continuum）”模式，旨在衡量新闻室里不同程度的互动和合作行为。他们将新闻室融合分为五个递进阶段，即互相推介（Cross Promotion）、克隆（Cloning）、合作式竞争（Coopetition）、内容共享（Content Sharing）和融合（Convergence）。后者总是对前者具有包含关系，以致在最后的融合阶段中，媒介人员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最密切。^③ 多明戈（Domingo）等人把新闻融合分解为四个维度：一是生产流程整合，二是多媒体专业技能，三是全媒体传播平台，四是受众互动参与。^④

结合这些研究对新闻室融合的理解，本章将从下列几个维度梳理相关文献，展示当前融合新闻生产的研究进展。第一，新闻室融合对生产流程的改变，主要从路线、时间、消息来源和新闻选择四个层面讨论融合对新闻室工作常规的改造。第二，新闻室融合对新闻专业文化的冲击。融合新闻生产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平台、常规，也在冲击和挑战着传统的新闻专业文化。第三，新闻室融合对参与式新闻的吸纳。融合新闻生产使得专业控制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张力越发突出，如何将参与式新闻整合入既有的新闻生产体制而又不丧失对生产主体性的掌握。

^① Zhang, S. (2009). Newsroom convergence models of China's Beijing Youth Daily and Denmark's *Nordjysk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3), 330–347.

^② Avilés, J. A. G., Meier, K., Kaltenbrunner, A., Carvajal, M., & Kraus, D. (2009). Newsroom integration in Austria, Spain and Germany. *Journalism Practice*, 3 (3), 285–303.

^③ Dailey, L., Demo, L., & Spillman, M. (2005). The convergence continuum: A model for study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a newsrooms.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3), 150–168.

^④ Domingo, D., Salaverría, R., Aguado, J. M., Cabrera, M. Á., Edo, C., & Masip, P., et al. (2007). Four dimensions of journalistic convergence: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current media trends at Spain. *The 8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nline Journalism*, http://www.recolecta.net/busador/single_page.jsp?id=oai:dspace.unav.es:10171/5114.

二 融合与新闻常规的重构

新闻常规是新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休梅克（Shoemaker）和瑞斯（Reese）的定义，新闻常规是新闻工作者用来完成工作的一系列模式化的、常规的、重复的实践和形式。^① 简单来说，它指涉的是新闻工作者用来处理每天工作任务的习惯方式，包括寻找选题、联络消息来源、判断核实信息、采访、写作等部分，以上各项还可以再做细分。^② 这些新闻常规其实就是日常新闻生产中隐藏着的规则，帮助新闻工作者有效地应对新闻工作的无序和不确定性。新闻常规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往往随着组织内外环境的改变而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新闻业变迁的切入口。正如夏倩芳和王艳所言，“新闻传播的变迁必然会反映在新闻常规的变化上，体现在新闻工作者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中，可以说，新闻常规是我们描绘和理解新闻业现状时必须把握的实然存在”。^③

新闻报道虽然由记者个人写就，但从采访到见诸媒体还要经过新闻组织内一系列的工作流程。可以说，新闻既是一种个人产品，也是一种组织产品。这种组织性表现在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等生产流程必须经过新闻组织内部层层的把关与决策过程。相对于政府、公司、工厂等组织严密的机构，新闻组织的日常运作未必会有一套巨细无遗的规章制度，而更多依靠一种无形的组织文化。这种无形的组织文化常以新闻常规的形式隐秘存在，这些常规在新闻组织的日常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新闻媒体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在新闻室内使用常规使工作顺利完成的正式组织。^④ 常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新闻工作每天面临大量的非预期性事件，为了应对和处理这些突发的例外事件，新闻组织只有把这些事件及其应对方式加以常规化才能应付新闻的突发特性。对于新闻从业者个体来说，新闻常规赋予

^①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p.105). White Plains: Longman.

^② 张文强：《新闻工作者与媒体组织的互动》，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53页。

^③ 夏倩芳、王艳：《“风险规避”逻辑下的新闻报道常规——对国内媒体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第33—45页。

^④ Molotch, H., & Lester, M. (1974). News as purpos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1), 101–112.

他们一套既定的观念和程序以快速认识、分类和理解新闻事件；对于新闻组织来说，新闻常规确保其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新闻生产，保障组织运作的有序性和稳定性。^① 媒体内部则通过采编流程、业务培训、奖惩机制、薪酬体系等各种规训手段使新闻从业者不断内化和重复这些做法，从而使新闻生产呈现出较为稳定和一致的形态，制作出相对充分和可靠的新闻产品。^②

20世纪70、80年代，新闻社会学的一批经典著作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新闻生产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解剖，掀起第一波对新闻室的民族志研究浪潮，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其中美国社会学家塔克曼率先使用了“新闻常规”这一概念，根据她的研究，在日常的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组织为处理每日复杂的新闻事件会发展出许多工作常规（Work Routines），比如新闻网的设置、新闻时间的安排、新闻类型的划分以及新闻报道的方式等。^③ 虽然塔克曼率先引入了常规概念，但她的研究并不是从一个空白领域起步的，类似的将新闻生产标准化、行业化的思想在此之前已经产生，只不过当时的研究者没有使用常规这个概念而已。在塔克曼的经典著作《做新闻》（*Making News*）之后，新闻社会学领域一系列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也都集中讨论了新闻从业者如何构建这些新闻常规。近年来，一批欧美学者进入到不同网络媒体的新闻室进行参与式观察，开启第二波对新闻室的民族志研究。这些研究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网络新闻的生产过程，新闻常规是学者们尤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进入新闻室考察新闻常规、行业规范、专业认同等在网络环境下的变化，此类研究多以参与式观察及深度访谈的方式，了解新闻制作的惯例及决策过程。^④ 过去几年来，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新闻生产中的常规、模式与实践发生了

^① 夏倩芳、王艳：《“风险规避”逻辑下的新闻报道常规——对国内媒体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第33—45页。

^② 夏倩芳、王艳：《“风险规避”逻辑下的新闻报道常规——对国内媒体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第33—45页。

^③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pp.15–63).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④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参见Chris Paterson与David Domingo合作编著的两本《制作网络新闻》。Paterson, C., & Domingo, D. (Eds.). (2008). *Making online news: The ethnography of new media produc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Domingo, D., & Paterson, C. (Eds.). (2011). *Making online news (Volume 2) : Newsroom ethnographies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Internet journalism*. New York: Peter Lang.